

金

華

徵

獻

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二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鵬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一

楊喬

東漢楊喬，字聖達，本河東人。高祖茂從光武爲威寇將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三世，以罪國除。因家焉。父扶，字聖儀，爲交阯刺史，有能名。喬官尚書，風儀偉麗，帝喜其才貌，召尚以公主，固辭不聽。因

不食七日而卒。喬爲尚書。當桓帝時。前後數上書。直言政事。其薦孟嘗表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樂木朽株。

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
貴。臣以斗筭之資。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
鄉曲竊感禽息。忘身進賢。蓋嘗蓋喬同郡人也。竇武
薦喬。文質彬彬。明達國典。不究所用而卒。喬有弟曰
璇。見別傳。

論曰。人之志量相越。固不遠哉。好色富貴。人之所
欲也。椒房貴主。自喬視之。若處子之避強暴。求脫
不得。則繼以死。蓋禮重於色。義重於生也。天台方
季孺。以徐孺子爲漢季一人。及觀楊喬事。曰孺子
不孤矣。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耶。知言哉。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心之言，千古合券。讀其辭，可以知其志矣。

駱賓王

唐駱賓王，烏傷人。父爲博昌令，賓王少負志節。七歲能賦詩，善屬文，與王勃、楊炯、盧照隣齊名，號「垂拱四傑」。以薦爲道王府屬，王使自言所能，賓王不答。調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表掌書記。賓王以母老爲書謝之，無何調長安主簿，擢侍御史。時武氏以母后君臨天下，數上書諷諫，得罪下獄，賦「螢火咏蟬」諸篇。既得釋，謫臨海丞，仍棄官遊廣陵，作詩曰：寶劍忍存。

楚金推許報韓會徐敬業起兵署爲府屬竇王爲作
檄暴武氏罪狀后讀之都不爲意至一杯之土未乾
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左右以竇王對后曰
宰相之過也人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乎敬業
敗竇王亡命不知所之後宋之間之江南遊靈隱寺
時月色清霽吟步長廊口鷲嶺巒峩龍宮鎖寂寥
思忽不屬一老僧在側曰少年何不云樓觀滄海日
門對浙江潮之間驚訝遲明訪之則不復見矣或曰
此駭竇王也敬業敗天后捕之急將帥卒不能獲則
求其貌之似者函首以獻敬業爲衡山僧年九十餘

卒賓王亦爲僧。偶至靈隱。同歲卒。反葬故里。故今義烏有賓王塚。或曰。明正德九年。臨海人鑿艷池於城東黃坵口。得賓王墓。衣冠如新。少頃。滅封以土。而取其石。蓋皆傳疑云。

論曰。駱賓王慷慨節俠士也。當牝帝御極。篡竊神器。如狄仁傑。徐有功之賢。猶且依違朝列。賓王首先倡義。指斥不諱。其輔敬業。蓋將成。劉章滅呂之功。五步之內。銳於鬪。捷一擊不中。卒以不振。論者於是輕加誹議。則是孔光。張禹爲賢。而劉崇。翟義不能免首亂之罪矣。朱子作綱目。書英公李敬業。

起兵。予敬業也。予敬業。予賓王也。若裴行儉。評論器識。排擠四傑。區區以榮名相士。豈篤論哉。

舒元與

〔唐〕舒元與。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爲延譽。由是知名。元和中。應舉場。見有司鈎較苛切。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也。羅棘遮截。疑其作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今貢珠貝金玉。皆承以棊筭皮幣。而進賢者。顧若是耶。又言

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吾格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格令可乎。元興既登第。調郟尉。有能名。裴度表掌典。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按劾深文。無所縱舍。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興雅自負。銳於進取。太和五年。獻書闕下。不報。又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起逆旅。卒爲名臣。今臣備位於朝。白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武帝嗟其見晚。臣所上八萬言。出入今古。皆可以輔教化。

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王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激昂。出示宰相。改著作郎。分司東都。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密。不三月。卽真。兼刑部侍郎。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甘露中。與李訓謀誅宦官。事敗。爲仇士良所殺。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爲御史中丞。丰裁甚峻。早卒。餘皆遇害。元輿爲相。日淺。然平時收召物望。尤加意舊德。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爲執政所軋。致開處。至是悉還高秩。志清君側。死非其罪。識者傷之。

先是嘗爲牡丹賦時稱其工一日文宗憑闌微吟曰
拆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背者如訣徐憶爲元
輿賦中語爲之淒然泣下雜著有鄂州重巖寺碑問
國學記御史臺中書南院記桃源書記斲琴志玉筍
篆志養狸志悲剡藤文砥石命他詩若坊州按獄讀
唐歷贈蘓記室橋山懷古贈潭州李尙書讀其辭其
志節亦有可得而想者

論曰李訓鄭注得元輿謀誅宦官事敗身死唐時
士大夫反有快之者於是有其時誅三孽之語則
賀理甚矣夫文宗之畏宦豎如豺虎之在其側不

能頃刻安者。有能除之。則除之可也。元興等以草
茅賤士。介身登朝。受付托之重。而清君側之奸。勢
不得不有所自樹。以大其援。卽不得不有所攢斥。
以去其異。而其時舊臣世家。皆以專權嫉之。身死
族滅。又無人以暴其寃。卽秉筆之士。沿習一時之
餘論。以肆詆譏。要之非公論矣。夫訓注非君子而
其志不可沒也。元興黨訓注。而其心非爲邪也。使
元興等功成。庶幾神龍之五王。卽不成。亦不失爲
東漢之陳蕃竇武。綱目書李訓舒元興鄭注謀誅
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興曰誅與討賊也。曰

不克惜之也。曰：仇士良殺訓在元輿，殺無罪也。余故列元輿於忠臣，不使與攻文之士齊科也。

梅執禮

宋梅執禮，浦江人，字和勝。崇寧中，登進士第，調常山尉。未赴，以薦爲武學博士。大司成強淵明爲宰相，言其賢，相曰：吾未識其面，或告執禮宜一造謁。執禮曰：以人言而得，必以人言而失。吾求在我而已。卒不往。既官比部員外郎，則言楊戩詐妄，迫取茶券，官給事中，則論林摠冀復執政。孟昌齡質屋不還，內侍張祐求賞等事，皆可其奏。遷吏部侍郎，時宰相王黼與執

禮善置酒私第歌舞燕樂執禮當席而歎曰國家多
難非大臣歡樂之日黼愧而邛之等以顯謨閣侍制
知蘄州未幾奪職明年徙滁州時滁苦擅賦額重奏
減三十萬滁人德之欽宗立徙知鎮江府召爲翰林
學士晉吏部尙書旋改戶部方軍興國用不足執禮
請以禁內錢隸度支凡六宮廩給皆出有司供進以
節浮費金再入寇執禮勸帝親征而太上帝后及皇
后太子皆出避不聽俄而失守二帝如金營執禮固
爭不從乃太慟歸見其母曰主辱臣死兒不能久依
膝下矣母曰忠孝難兩全汝受國厚恩宜以死報勿

以我老爲念。是日卽以其母屬其兄去。與諸將謀奪萬勝門。夜搃敵營。以二帝歸。與宗室子昉諸將吳革等密結軍民得數萬人。事未及舉。王時雍使范瓊泄其謀。又以金幣搜括。不時至。宦者告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易粟麥。當有應者。而執禮力言。百姓蒙難。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爭之甚固。金帥怒。乃取其副胡舜陟等四人。各杖之百。執禮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搥殺之。而梟其首。建炎二年。贈資政殿學士。謚節愷。執禮之從父曰溶。以儒受薦。爲單州助教。年七十餘。攝松陽丞。宣和

二年冬盜發清溪、捷歛睦、遂破杭、明年春發衢處相繼、隔兵及境、溶勢不能敵、遂死之、執禮爲言於朝、官其二子、

論曰、鄭清逸云、梅溶殉難時、執禮哭之曰、吾從父一老儒生、攝百里之地、而膺虎狼身死、不顧嗚呼烈矣、曾不數年、而執禮亦死、靖康之亂、何梅氏之多賢乎、當金圍汴時、使執禮出避之策、行亦不至太上帝后、六宮諸王、皆連頸組繫、而就俘也、豈太宗開國不仁、宜舉族有北轅之慘、而忠言不納耶、至於謀劫駕而計泄於賊臣、却征求而讒生於奸

豎以至強敵逞怒，碎首國門，主辱臣死，身雖不存，而大義伸於千古矣。

陳德固徐道隆姜綏胡塋

陳德固，金華人。靖康間，爲京城守禦司屬官。城破，獨率所部與金戰，死之。子巖肖，以任子中詞科，仕至兵部侍郎，爲時聞人。有庚溪詩話傳世。

徐道隆，武義人。寶祐二年，以世賞銓中第，仕至大理卿。遷提點浙西路刑獄。至元丙子，領軍入援吳興城，隔道隆抗節不屈，手持憲節，與其子俱自溺於湖，死之。

姜綬，武義人。靖康元年，金人犯東都，詔募士赴淮陽，趨南師入援。綬時爲守禦督，奉詔緘諸殿，犯圍而出，敵騎獲焉，罵而死。妻陳氏，年二十三，生一子，曰特立。幼，或欲奪其志，則引刀截髻，以誓必死。撫其子，長而教之，特立孤貧力學。淳熙間，名試除閣門舍人，歷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胡棼，金華人，事親以孝聞。應八行舉，除婺州教授。方臘兵薄城，官吏皆遁，或曰：「先生盍去諸。」棼曰：「吾先人以武勇著聞，而身以八行舉，不能執兵禦敵，而抱首鼠竄，不幾負朝廷辱先世耶？」城陷，合家死之。後贈奉

議郎官其二子

論曰徐道隆持義慷慨抗旌勤王父既死忠子亦死予較之下壺袁粲又何多讓陳德固姜綬異勢一節俱有賢嗣位躋崇階天佑忠良何其至哉胡塋白首一穗捐身殉難可謂見危致命彼世之躬膺民社平日極富貴享榮之樂一旦國家有難則屈節求生聞塋之風亦可少愧矣

滕茂實

滕茂實字秀穎東陽人政和進士靖康元年以工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與僉書路允迪使金議割太原

中山河間三鎮，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怒，囚之雲中。時茂實兄縉已降金，通判代州。粘罕素聞茂實名，欲用之，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往以慰兵志。徽宗北行，茂實泣請從侍。故主金不許，欲大用之。茂實不從，遂置鴈門，憂憤成疾，乃囑其友朔寧府理董詵曰：我死當以奉使黃旛裹屍而葬。題曰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復作詩自敘，畧云：某奉使無狀，卒復返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怒而與之死，幸以所仗節旛裹其屍，及有篆字九刻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如死窮微，則乞骸骨歸，其

詩曰。塩齏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
辭難。殊疆復盟好。仗節來榆關。牧羊困燕武。假道向
張騫。流離念窘束。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
塞垣。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
肺腑。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歡。波瀾捲大厦。一木難
求安。就不違我心。詎不污我顏。昔燕破齊王。羣臣望
風奔。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斷脰。感慨今
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爲民。况我祿數世。一死何
足論。遠或死江海。近則死朝昏。殮我不須衣。裹屍以
黃旛。題作宋臣墓。大字當深刊。我室尙少婦。兒女皆

頭四游無置錐。飄流倍辛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厄
饑寒。歲時一酌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何悠悠。異鄉寄
沉寃。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尋卒。令人哀其忠。爲
起墓祠祀之。後董誥自拔南歸。上其詩。贈龍圖閣學
士官其二子。

論曰。元好問中州集。載茂實姑蘓人。通志作臨安
人。要之。奉使自署其左券矣。當時有宇文虛中者。
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問。遂改節易行。其後雖欲
奪兵仗南奔。以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茂
實果何如也。蓋人臣之節。如貞婦然。一失身於人。

則不可復贖。幸則皓首還鄉，不幸則沒身沙漠。然而其人雖亡，其神不滅。千古以下，凜然如生。如虛中輩一失足，遂終身不可復贖矣。

呂祖儉呂祖泰

祖儉，金華人，字子約，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孝宗朝，父任授官，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訟半年不。上者為違年，祖儉上書必欲終期，朝廷從之。仍臨違年者以一年為限。後判台州，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當國，命右正言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卽有過，亦不至謀危社稷。如言者所云。侂

曹慈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等皆以疏
謂汝愚罷斥。而祖儉復上書訴白。汝愚之忠併論朱
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甚峭直。
書既上。東擔待罪。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
年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罪不至貶。御批祖儉意在
無君。罪當誅。竄逐猶爲寬典。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
祐初所上十事。因言曰。如公著者。真社稷臣。猶將十
世宥之。前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
今投之嶺外。萬一卽死。則聖朝有殺諫臣之名。上問
祖儉所言何事。乃知前旨不出上意。侂冑乃揚言於

朝日復有救祖儉者當以新州處之衆皆畏懾或謂
侂胄曰自趙丞相去物議譁然不當復投祖儉瘴鄉
以益謗侂胄悟尋改青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詔
令歸葬謚曰忠從喬行簡之請也祖儉之謫也朱熹
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
於子約然坐視群小之爲不能一言報效乃令子約
獨舒憤懣觸權倖而隔禍機抱愧深矣祖儉報曰身
在朝行見時事不。平。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若。使。處
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爲。哉。在。謫。所。閉。戶。讀。書。
日。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屐。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

士大夫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
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皆私也君子以爲名言時有
汪度者字時發祖儉徙度與偕行伴送官承宰相風
旨途辱祖儉度怒斥責之且欲與同適所在獄朱晦
菴聞而高之曰聞時發裂裳裹足與遠道客爲數千
里之行意氣偉然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又得賢
者與居可以忘其謫矣又度弟章者方就秋試相距
僅四日聞祖儉卒遽舍之就道以其喪歸又有張垓
者爲建康幕官聞祖儉謫卽解裝買錢帛問行追之
及於信安悉以遺之三人者皆金華人而東萊門人

也。祖儉所著有大愚集。

呂祖泰、祖儉弟也。祖泰性踈達，尚氣誼，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貶，祖泰語人曰：自吾兄以直言論逐，舉朝猶口我雖無位，必以直言報國，當少需之。未可以累善兄也。及祖儉卒，乃以布衣擊登聞鼓，上書乞斬韓侂胄，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之悟也。陳自強、侂胄、童穉之師，躡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蕪師曰：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

師且以潛邸從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
官。不知陛下潛邸時。果識師且乎。椒房之親。果有筠
子。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
胄。師且周筠。而罷逐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
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
侂胄怒甚。侍御史陳讜。乃劾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
妄。下祖泰臨安府獄。杖配連州。時涪府者。爲宗姓。搆
案。作色涪制。挺祖泰。乃大呼曰。公爲天族。同國休戚。
某爲何人家。計安危。而得斯辱也。尹大慚。趨訖其罪。
使去。後復以桂松奏。再杖配欽州。祖泰自期必死。冀

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嘉定初、名補上州文學、改廸功郎、卒、

論曰、自侂冑柄國、諸臣多阿附以得美官、正人端士、攢斥一盡、而吠籬由寶之夫、分置要途、廟堂之上、皆韓氏之廝役、祖儉不顧雷霆之威、直言不諱、身死蠻鄉、難矣、祖泰無半綸一命之榮、以一介布衣、而傲朱雲之請劍、迄今讀其章奏、浩然之氣、克塞天地、於諸兄何遜焉、汪度二三君子、急同聲之誼、忠難與共、雖古嬰杵、何以過是、呂門多賢、信哉、

賈廷佐

賈廷佐字子野其先真定人丞相昌朝後也博學多
文剛毅有大節靖康之亂隨蹕南遷遂爲東陽人登
紹興二年進士爲嚴州桐廬主簿時金使張通右偕
王倫來以詔諭江南爲名而秦檜力主和議人情憤
憤廷佐乃上書曰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
金使名詔諭江南堂堂中國謂之江南旣曰詔諭必
有詔以諭陛下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
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要金使以詔來不
以爲怪臣是以晝不安食夜不安寢號天取死誠不
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爲金人諸侯取笑萬

世也。臣聞端拱二年。太宗因邊警。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洞識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條禦之術。朕當虛心採擇。不以踈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彼當時。疆場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今日金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果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皆以聖意所主。保守祿位。不肯正言。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金使必以歸帝后。還河南故地。囑

陛下以拜者。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爲給我耳。天下之勢。兩敵則講和。易成。我弱彼強。則彼以吞我爲心。何和之有。昔項羽與漢約。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而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漢用張良陳平計。追羽固陵。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况今十有二年之間。彼日以相給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屈膝受詔。則異日號令。悉由彼出。且將命我以所難。從稍忤其意。則師出有名。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錐之地矣。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金角。師直爲壯。曲爲老。漢高

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璧之役。室家盡亡。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自秦漢以來。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炆武以三千之卒。敗之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爲財用。有人民以爲依附。有人才以爲任使。成漢高炆武之烈。直易事耳。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陛下誠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義之可畏。乘衆心之義憤。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慎選大臣。分任內外。以雪大恥。以復境土。以取陵寢。

以迎父兄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侔也。書上不報。及和議成。復上書曰。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烏雀也。又聞歐陽修之言曰。士大夫先榮而飽。不以國家爲憂。唯李翱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金使以詔諭爲名。無禮至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擊。徒懷李翱之憂。流涕痛哭。遣人上書。自量瀆犯天威。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

見道路沸傳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需索遂迎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敵人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干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所致耶威武所致耶抑朝有大賢敵懼而爲此耶陛下自視三者茫然未有則向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爲弔不可以爲賀陛下寧不念建炎以來敦遣使人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畧無少效雖微考諱且尙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所未有也方金之深入也席

捲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
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自今以後能保其爲
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縱使敵人悔禍和議。灼然可
信。旣歸母兄。還我故地。則彼之德我甚厚。異日有無
獸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
豫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而金忌之。乃縛其子。又
縛其父。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爲今日之事。旣
墮敵之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陛下必欲以母兄
爲辭。臣事敵國。偷爲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
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復何面目乘黃屋以

王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乘於時。今天下切齒皆欲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愿爲陛下死。陛下一旦震怒，屏絕和議，與四海誓雪大耻，則中原可取，何憚而不爲此？夫收衰弱之弊，莫先於自強；陛下春秋鼎盛，藉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受敵凌侮，以藩鎮自處，貽笑後世？賈誼所謂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倘於此時翻然易慮，因天人之共憤，振不測之怒，用之而勝，可以建炎武中興之業，不勝保守。長江尙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忿耻，乞憐於人下哉？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窳

斯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唯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爲大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爲之辭。封回敵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爲之謀。亦不失策。若必信王倫爲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故地。則是墮彼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願抉眼。國門以觀越人之治。吳耳。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懷。不能已已。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書上以官卑。不爲秦檜所嫉。張九成鄭剛中等亦

顏佑之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轉台州遷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復以潘良貴薦知處州廷佐以國勢日替居嘗悒悒懇辭致仕歸卒贈朝奉大夫

論曰吳師道云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脇於秦檜之謀忘警請和屈膝聽命群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邦衡上書言尤切直金購以千金讀之驚歎廷佐時爲桐廬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皆其君所不能堪邦衡遠竄而公顧弗及何與豈以言不斥檜而獲宥與當時言者如李綱以下二十餘

人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獨不得齒名其間。又豈以下邑小官。在所畧耶。吁。世知誦邦衡之書。而不知有賈惜哉。然自師道登其書於敬鄉錄。至今遂為文字之鴻寶。而增建炎奏疏之先表彰之功。顧不大哉。

杜仕賢

杜仕賢字希聖。東陽人。年十五。通尙書大義。善屬文。開慶己未。以右庠生。抗疏論丁大全欺君誤國。朝議魁之。大全遂得罪。甲子星變。詔以五事求言。仕賢復詣闕上疏曰。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日擊時艱。出位

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幸已施行。今有罪浮於大全者。上激天變。彗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與吏治。或湮鬱與民生。或寡遂與訟獄。或繁寃與貪暴。或肆毒與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卽宋公一言。熒惑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賈似道也。似道本市井浮薄。以戚畹瑣媚。冒領方面。歸相五年。驕恣日甚。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得以歷言其罪。陛

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脉。而。折。閱。不。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名。者。未。必。至。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曾。不。留。意。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捺。狙。獒。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感。額。似。道。方。且。誇。誦。功。能。以。欺。天。下。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一。羣。吏。之。治。捺。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爲。中。牟。令。郡。守。任。千。里。之。責。誰。爲。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爲。福。星。之。

子駿此其遠而在外者。至於縉紳朝列尤多可議。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爲能。臺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闕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尙卿大夫有言戚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闕葺。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於逢迎。掌成均者例務於鉗制。持從橐者惟巧於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有以致之者。二。民生邦本之所係。旣困於庚子。丁未之饑。又困於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勞來安集。猶恐弗旣。詎忍於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

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牒而竄其價。民恐已深。繼之換易取膏腴而抑其直。民痛滋甚。管莊者利贏餘而多收斛。而承佃者苦虐取而不免。竄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鄰居之人俱無寧宇。民怨至此而極。切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胥而爲盜賊。公田之害如此。彗星之所以示變。非似道有以致之乎。三訟獄民命之所關。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顛倒曲直。揮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挾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讞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巨測。先時而決者。有

之易地而藏者有之。倖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冤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四貪。生靈之巨蠹。似道貪暴之尤者也。一種惡類。盤錯中外。非其博徒。則其狎友。或以竒巧結納。或以貨寶媒進。姍姍小子。濫典畿輔。溪壑無厭。羅織肆行。遂激常山之紛擾。昏庸老饕。司牧廣郡。囊橐自豐。捨克不恤。激成容寇之鳴張。不特此也。名藩巨郡。貪暴實繁。苞

直。資。緣。終。身。不。改。民。心。忿。怨。盜。賊。並。起。適。者。舉。行。家。
汰。戒。貪。有。詔。而。貪。暴。會。不。少。戢。誠。以。似。道。乃。貪。暴。之。
根。此。根。不。除。雖。日。下。詔。旨。月。頒。國。汰。亦。無。益。也。貪。暴。
之。肆。毒。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
乎。五。古。者。三。公。職。在。燮。理。丙。吉。以。丞。相。之。尊。而。問。牛。
喘。慮。陰。陽。之。舛。也。比。者。嘉。禾。枯。木。之。瑞。似。道。哆。然。表。
賀。陛。下。嘗。賡。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
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昔。
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王。安。禮。應。詔。上。疏。論。大。臣。之。
過。宰。相。王。珪。欲。其。條。奏。所。以。上。曰。大。臣。當。宣。導。下。情。

不應阻格人言。壅蔽人主。今臣之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卽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願陛下時發睿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瞽聖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矣。疏上。舉朝駭愕。咸淳乙丑。仕賢登武進士第。授承節郎。官武岡軍新寧簿。隣境多盜。其守牟獻之名。仕賢以義兵千餘人。勦之。逾月。卽平。盱眙軍守聞其名。辟爲安吉州僉廳。以母憂歸。卒於家。

論曰。宋學士濂題景定諫疏云。吾婆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爲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列於國史者甚衆。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爲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其時之君。雖不能行。而能容。故國雖不振。而道常伸。天合方孝孺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爲之言。以布衣之賤。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如此。是皆三代以下之所無。而後

世所當取法者也。

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學於呂祖謙鄉舉及太學舍選俱第一釋褐爲饒州教授擢國子學錄以上書非是罷復起爲江西轉運幹官使者布條格稱提會子第物力高下輸錢以欽之誠之以爲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是誠之曰使君儒者而效商君之所爲乎遂辭去使者遜謝爲罷令久之知郢州制帥蒞下頗峻誠之以書箴之曰鎮壓不可無威然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宜裁以獨然必博

咨以盡羣策時以爲名言改知蘄州公知金人必敗盟大修戰守脩教閱廂禁兵民置惠民倉積穀數萬數與帥臣何大節議禦敵之策皆不聽嘉定十四年二月甲子金人絕淮而南陷六關圍黃州分兵犯蘄誠之時已遷職代者未至欲先遣其帑歸聞難而止而州兵之迎新者半民兵亦僅存千餘人乃遷城中丁壯分城固守募敢死士迎敵遇於黃槎橋破之居數日敵擁衆臨砂河經營欲渡又破之明日敵兵大至決湟水焚戰樓又過而却之又明日敵人移兵要衝將渡薄諸險而擊之殺其渠帥一人餘皆奔散然敵

雖挫自是謀益巧攻益力遂蟻附城下圍之數重燔其外柵誠之爭之殺將卒數十人奪其所佩印三月丙戌朔敵攻西門射却之有據胡床而指揮者一矢燴之敵於是造望樓高出於城下瞰城中則爲疑兵以惑之旣又使人持書來勸降斬其使以書還之越二日敵大張攻具則禦以長斧巨石當者糜碎夜則使人斫其營毀其梯衝前後踰再旬大小十餘戰皆克敵終不能得志於我無何黃州失守金人併兵十餘萬合圍朝廷方命馮楷援斬擁重兵遷延不敢進公神色自若方厲將士勉以忠義而降將涂揮者僞

以兵八百入援、公知其詐、夜率衆縋城而出、教之登城、城遂陷、誠之猶率兵巷戰、自子至寅、子士允、兒子士宏皆力戰死、誠之乃望闕再拜、以州印付虞兵周俊、使歸朝廷、謂家人曰、速死、毋辱、遂引刀自刎、士卒皆死、無一人降者、妻許、子婦、孫女皆赴水死、通判秦鉅、教授阮希甫、並舉家殉焉、鉅、秦、檜、曾、孫、阮、無考、誠之四子、惟長子士昭、以還家獲免、事聞、特贈朝散大夫、秘閣修撰、封正節侯、立廟於蘄、仍詔婺州郡邑立祠祀之、

論曰、真文公德秀、表正節墓云、公藐然一儒生耳、

使其從容朝署。不過以有德莊士目之。一旦憑危
堞。嬰敵鋒。竒變捷出。若老於戰陣者。援路旣窮。竟
以身殉。堂堂大節。視張睢陽。何過遜焉。開禧中。德
秀與公同官藩幕。嘗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此吾
儒八字箴也。德秀歎佩其言。一日有遺書廟堂。以
糜捐自誓者。公正色曰。士大夫此身當爲君父死。
可輕以許人乎。至於被圍。謂同僚曰。吾以書生再
任邊壘。行年七十。亦又何求。尃至當與君等戮力。
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其素心堅定如此。人徒知
公倉卒所出之絕人。而不知其積之有素也。其視

事○勢○窮○迫○不○得○已○而○死○者○未○可○同○日○語○矣○公○學○主
力○行○而○克○以○涵○養○平○居○接○物○容○貌○粹○穆○飲○人○以○和
見○者○意○消○至○其○論○是○非○辨○邪○正○則○凜○然○不○可○回○奪
德○秀○久○從○公○遊○嘗○竊○以○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惟
公○有○焉○使○其○得○志○行○道○扶○顛○持○危○皆○所○優○爲○惜○也
巨○木○百○圍○不○獲○棟○梁○九○廟○而○暴○風○疾○雨○什○之○窮○山
中○爲○世○道○人○材○計○可○勝○痛○哉○公○在○斲○時○置○惠○民○倉
已○經○變○亂○公○私○廬○舍○俱○盡○而○此○倉○獨○存○遺○民○來○歸
者○賴○以○濟○公○雖○死○而○其○餘○惠○尙○足○以○救○生○靈○則○其
他○可○知○矣○世○亦○言○公○守○斲○有○遮○蔽○舒○巢○功○德○秀○則

謂○公○之○一○死○其○激○昂○天○下○之○臣○子○使○知○幸○生○不○足○
榮○而○義○死○不○足○畏○所○以○興○起○義○烈○者○直○與○天○地○爲○
悠○久○區○區○保○全○二○郡○而○已○哉○

童必大許伯繼

童必大、義烏人、受業於楊忱中、登嘉定丁丑進士、授
竹山令、有惠政、陞安定知府、開慶己未、裔寇圍城、必
大歎曰、死生有命、忠孝豈能兩全、督兵出戰而死、許
復道哭以詩曰、百戰孤城身死義、忠魂凜凜在人間。
許伯繼、東陽人、子良子、以世賞、官處州司理、叅軍、元
兵下襄陽、都督李珣、開府處州、辟授機宜文字、未幾

移闕永嘉。元兵入臨安。宰相陳宜中奉衛王益王、山
海道至。元兵追及之。力戰數日。城破。李珣降。伯繼被
縛。不屈而死。伯繼學有根柢。履蹈貞確。卒能見危致
命。士論欽之。

論曰。必大守土之臣。臨敵致果。身死封疆。宜也。伯
繼職居叅佐。握筆戎幕。不惜身膏鋒刃。伏節死義。
儼然專閫之臣。而屈膝軍門。而縛求生辱矣。

章墳胡德廣唐元章

良嗣元嘉附

章墳永康人。德祐間。元兵下臨安。浙東諸郡以次陷
沒。而益王立於福州。建號景炎。正朔未失。墳自念世

受國恩與其弟暨傾家募忠勇得義兵數千收復婺
城制置使李珪以聞授珪直秘閣知婺州元兵大至
迎戰於丁鼠山既而援絕城遂陷珪與暨皆死之永
嘉吳洪曰珪兄弟少有文名畱滯下位卒以孤忠自
奮殉國亡身功雖不就其志則已烈矣

胡德廣東陽人性倜儻讀書通大義元兵渡江奸人
乘亂焚掠德廣招集忠義以鎮阨之闔邑以安授迪
功郎儒者尉不上德祐二年元將伯顏下臨安江東
郡縣望風降附德廣乃嬰城固守會永康章珪起義
兵收復婺州遣人邀之德廣不往曰吾一步離東陽

則肘腋之地皆盜賊矣。既而婺州破，元兵及境，德廣迎戰，被獲，不屈死之。妻朱氏亦自刎。杜仕賢爲之贊。唐元章，蘭谿人，兄曰韶。嘉熙間，以漕魁中南省第二。嘗辟沿江制置司幹辦公事，大建戰功於襄陽，未畢所用而卒。元章爲文思院官，其子曰良嗣，爲建德軍。準備差遣，德祐失國，二王南遷，元章與良嗣起義興復。元兵壓蘭谿，迎戰於黃盆灘，破之，斬其將奚達魯。相持二年，糧援不繼，戰不利，將趨閩以圖再舉。元兵追及於龍游，元章戰死。元主帥以雙虎符、金牌招良嗣，不從，亦戰死於僊霞嶺。時稱兩義士。今僊霞嶺有

唐將軍廟元章之玄孫曰元嘉元時以進士官浙省
掾至正末從左丞答剌罕節制金陵兵敗被執亦不
屈而死唐氏居蘭谿之三泉歷宋元兩朝世篤忠貞
至明時甲第聯翩魁儒崛起遂爲浙東右族云

論曰嗚呼夫章墳書生德廣編戶而元章卑職也
曾無一障之寄猶且奮不顧身鼓螳螂之怒臂當
車輪以斡旋舊鼎不濟則繼之以死當其厝火未
燃宋之君臣方且耽燕雀處堂之安其時豈無名
門右族累世簪纓居高位而食厚祿者一旦國家
有事不聞興一旅之帥以勸禍亂猶且趨利乘便

依阿澗忍。易節以就榮名。而嚴氣王性。死封疆而著義烈者。乃出自草茅下士。無所知名之子。使宋當未破時。得如堉與德廣者。數十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爲保障。國未必亾。卽亾亦不至金鼓一振。散若鳥獸。數千里金湯。頓成瓦解。如是也。蓋天下之勢。如布棋。將士車馬。彼此相當。措置失宜。遂分勝負。可不慎哉。

陳自中

陳自中。丞相宜中母弟。本永嘉人。自中取於蘭谿。遂家焉。好學善著文。登咸淳進士第。由郡司馬擢太常

寺丞未上而元兵渡江矣。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都督府行軍司馬提兵拒守分水關，食盡，援絕，士卒多散。元軍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

論曰：自中產於東甌，考諸科目，貫籍不係於金華。稽諸鄉賢祀典，則列於蘭邑。忠孝之人，所至皆親安往，非家哉。

金華徵獻畧卷之三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律孔時編梓

忠義傳二

方鳳吳思齊

〔宋〕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江人。鳳生有異才，少游學臨安，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常以策干陳宜中，不用，仍不得志於禮部，則以薦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亾，遂絕意仕進，而益肆力於詩，詩日

益工而業日益落。故義烏知縣吳涓退居浦陽。思興起詩文。闢家塾。吳溪上延致之。遇佳客則采摭雲月。嘲弄林水。一切世俗事不入其慮。晚善拈蒼吳子善。武夸謝臯羽爲死生交。臯羽歿數百里奔其喪。爲函其骨。葬子陵臺南。間歲西遊。訪遺覽古。自陵陽卒。獻之新安方萬里外。若淮陰龔聖予。剡源戴帥初。永康胡穆仲。南陽仇仁近。蒲田劉聲之。吳興陳無逸。皆連文字交。嘗遊京口。至建業。東出永嘉。行尋雁宕。大龍湫。挾摘景物。以資賦咏。每遇雄關。復輿長江。巨浸破車。蹶將之處。悼天塹不守。輒俯仰徘徊。悲不自禁。一

一切見於詩文。柳道傳稱鳳詩體裁純密，聲節嫺婉。不緣琢鏤而神融氣浩，然而抑揚頓挫，時以寄其故國舊君之思。鳳論詩書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黍離居賡而不念，儀髻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尙復有詩哉！宋季文敝，鳳頗厭之，皆謂學者曰：文章必真實中正，方有關於世。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俱盡耳。性不喜佛，讀唐傳奕傳，壯其爲人。鳳雖官於宋，其仕未爲達也。而有梅福逢萌之志。臨歿，屬其子栲，題其旌曰：容州蓋終身不忘。宋云所著有存雅堂稿，栲字壽。

父亦能詩

吳思齊字子善其先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家永康父遂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做遂爲古文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以文知名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遂從帝調爲嘉興縣丞攝縣事縣多囹獄思齊坐獄戶獄問凡株連疑罪悉出之檢覆死刑多所平反郡首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問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

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由吏教囚，以贓累民耳。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獄遂決。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失之，其父訟取于思齊。召其母至庭，一訊而白。時洪起畏守鎮江，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徒厲民耳。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送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爭，而怵於禍。思齊曰：叱嗟而母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畱夢炎當國，言堂有勲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宅百揆，畏勢

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公何似道丞相堂貴戚力能
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無所避忌人皆危之
而思齊弗顧也既而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
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謀以自近思齊嫌依
婦勢避去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隣免女
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殮者棺之宦遊十年業不增舊
比宋改物家益落至無儋石之儲或勸之仕謝曰譬
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
耳失聰交遊苦其聾語未畢輒馳去獨方鳳謝翽相
與談指畫手書不少倦或行歌於野或登高扁哭哭

已乃別去。思齊天性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
異。心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
之。方鳳比其爲人，爲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
德辛丑年六十四，自號全歸子，手編聖賢順正考終
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詩別諸友，遂卒。其卒，神明湛
然，無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陳亮葉適二家
文選，又做真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表多
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

論曰：朱學士濂云：予至浦陽仙華山，問方鳳諸子
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尙隱隱可辨。故老云：方鳳

思齊謝翱三人者無月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
氣鬱時每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
氣節不群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奈之何而弗
悲若鳳思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與
昔孔子賢夸齊朱文公作綱目大書陶潛羅隱於
冊蓋以玉步旣改神鼎有歸人人有拂纓登朝之
想而一二君子其在勝國人主未識其名而心戀
故君長號雪涕雖海竭山摧而此心不滅可不謂
賢乎予之列二子於忠臣猶此志也

戴良

元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少學文於柳待制質、黃侍講潛，學詩於余忠宣公。闕皆得其師承。至正辛丑，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職方矣，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亾，孳家泛東海，渡黑水，憇登萊，求間行歸。擴廓軍擴廓帖木兒即王保保時以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不得達，僑寓昌樂。數載訪求齊魯間豪傑，奮欲有爲，而卒無所遇。洪武六年，天下大定，始南遷，變姓名，隱四明山海間。太祖素聞良名，遣使物色之，不得。上乃令郡國臚舉故元耆碩，令不應者坐大辟。論良既不能匿，十五年，乃應召至京師，試文詞。若

于篇。畱會同館。命大官給饈。欲官之。以老病固辭。忤旨。待罪京師。次年四月卒於寓所。蓋自裁也。世居浦之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有集三十卷。良自元亾後。不忘故君舊國。思成高允綸旅之業。功旣不就。遂抑情遁迹。盤桓山海間。訪羽人。釋子。而與之。若益肆力於詩文。凡觸心抵目。天地日月寒暑山川草木。竒異之觀。羈人狷士之遺迹。隱行。皆紀而載之。因以寓其無聊不暢之思。發其瑰傑磊落之氣。擊節詠歌。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一。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剝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

發無愧。蘓伯衡贊其畫像曰。其跋涉道途也。頽子房之報韓。其徬徨山澤也。猶正則之自放。於呼。三百年而下。猶可想見其人也。良有子曰禮。能守其家學。論曰。吾讀元遺民詩。良蓋與丁鶴年爲世外交。嘗竊議誠意伯劉基之爲人。謂基旣爲元臣。不當展策於明。噫。誤矣。天生大才。將爲國霖雨。以濟四海。故孟子稱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孔子稱管仲。匡合之功。而不責以匹夫之小諒。君子自度其道。爲伊尹。管仲。足以幹旋宇宙。卽爲基可也。良之獻議過矣。然明主龍興。士大夫皆滌垢向新。薰沐登

朝無復有懷首陽之節者。良之在元末。膺顯爵。徒以末僚散秩。心懷故主。崎嶇山澤。喪家失措。一旦身受物色。加之軒冕。揮之恐浼。卒不可謝。則引義自裁。良其有王蠋之志乎。躋之顏伯子中。蔡子英之列。何多讓焉。

陳達

陳達，字元達，蘭谿人。自中之孫。父萍，宋亾，育於外家楊氏。元世祖物色陳宜中子孫得之，竒其骨相，厚遇之。萍刻意於學，兼精騎射，賜名輦，真伽刺思入侍東宮。日見親幸。成宗時吐蕃擾邊，以萍領宣慰使帥兵

高平之、悉定其地、賜上樽襲衣、獎譽甚至、武宗朝、以
萍習知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有數千騎突至、
萍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郭、從容指揮、以
示閒暇、敵疑有伏、相顧莫敢前、有以所戴白帽揭於
竿首者、萍引弓一發、中之、遂驚遁、由是諸部服從、不
敢叛、入朝以功拜大司徒、進階銀青榮祿大夫、達以
父勲、少入宿衛、學書於康里子山杜清碧、奉詔書、欽
安殿榜、稱旨、擢端本堂司經正字文學官、達立朝蹇
諤、嘗劾禿魯帖木兒忤上旨、賴太子營救、得不死、辭
官歸永嘉、從先進陳高、授尚書、語及時事、輒流涕、復

名爲翰林學士不起明師下溫州達自沉於淵軍士
引出之以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安置
濠州赦還蘭谿以病瘋聞有薦於朝者却藥弗御死
論曰元達之祖爲宋忠臣而復致死於元可乎曰
嵇紹仕晉卽爲晉死宜也百歲之間祖孫濟美風
烈相映所謂世篤忠貞者哉

劉良

劉良金華人辰之從父

辰見政績傳

仕元爲常州萬戶府

知事張士誠圍常州援兵絕遣其子毅賞蠟丸書浮
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

門赴水死者十餘人。

論曰：知事微官而闔門死節，士之報國豈在爵之尊卑哉。

王禕

附王紳王稔王汝

明王禕，義烏人，字子克，師黃潛，得其精詣。元政衰禕以布衣上書，極言時事，凡數千言，時宰格不聞。危素張起岩並薦之，不報。明太祖下婺州，與宋濂同徵，受署中書省椽，商畧機務，上禮之甚。每見稱子克而不名。間與言文章，輒稱善。因命採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辛丑，江西平，禕進頌一章，上覽之，喜曰：吾初渡江。

卽聞江南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也。尋授江西儒學提舉。司較理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諸禮制。遷起居注。出爲南康府同知。賜黃金束帶。丁未。召議卽位禮。失對。謫授漳州府通判。奏封事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保世無疆。在乎修德。修德之要。忠厚存心。寬大爲政。其大端也。周以忠厚開基。漢以寬大成業。欽惟皇帝艱難十載。大業鼎新。同符周漢。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

不。有。則。生。物。之。心。息。矣。人。君。動。靜。之。間。務。合。乎。天。則。
天。眷。自。永。臣。謂。宜。恣。天。者。此。也。古。者。藏。富。於。民。取。之。
有。節。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人。心。感。悅。庶。幾。得。遂。
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否。猶。有。
可。議。者。臣。謂。宜。順。人。者。此。也。時。以。刑。亂。用。重。動。致。慘。
夸。且。賦。額。逾。制。人。莫。敢。言。者。故。禕。首。及。之。上。雖。不。盡。
用。其。言。然。亦。弗。之。罪。也。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與。宋。濂。
俱。爲。總。裁。禕。在。史。局。上。嘗。飲。以。梨。漿。一。日。渴。語。濂。憶。
之。上。聞。卽。遣。中。官。齎。賜。史。成。進。翰。林。院。侍。制。同。知。制。
誥。兼。國。史。編。修。初。以。科。舉。取。士。命。禕。爲。詔。稱。旨。三。年。

豫教大本堂奉使土番還。稀長身山立。上見每喜其爲人。時故元梁王把都守滇。上欲以漢諭尉佗事下之。乃令齋詔招諭雲南。稀因說梁王曰。皇帝念雲南百萬生靈。不忍殲於鋒鏑。使使臣遠來。王不聞元綱解紐。天下豪傑蠡起。我皇帝肇基江左。命將四征。不五六年。西平陳友諒。東縛張士誠。南下閩越。北靖幽燕。爾元君臣遠竄沙漠。曾無用武之地。天下大定。蠻夸酋長。莫不稽顙稱臣。王今自度。勇悍強獷。孰愈張陳。土地甲兵。孰愈中國。思專制一隅。與天子抗衡。非計之得。王若順天之命。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

名俱全。不亦美乎。倘抗不奉詔。皇帝遣一偏將軍將
百萬衆。龍驤鷁艦。會戰昆明。王如魚遊釜中。不內何
待。禘神明。閉暢詞氣。英激梁君。臣環聽。皆動容謝曰。
使者且休。容異日待命。改館甚恭。梁貴人競傳客之。
已而故元主使侍郎脫脫至。問禘在。欲殺之。梁人匿
之他所。脫脫讓主曰。國家傾覆。不能救。王反欲遠附
他人耶。王不得已。出禘與見。脫脫欲屈禘。禘罵曰。燭
火餘燼。尙與日月爭光乎。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遂
遇害。上不知也。洪武七年。獲梁使之至元者二十人。
釋之。使參政吳雲與之偕往。將至。諸人殺雲於道。不

得達上大怒命潁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發兵三十萬討之雲南平雲南旣平之十六年上崩建文帝立禕子紳始訟言禕死事狀賜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之有謚自禕始靖難後革正統六年復以義烏令劉傑之請改謚忠文禕學有原本兼優謀畧懷抱忠義而不究所用天下措之所著有華川集續大事記皆行於世子曰綬曰紳

紳字仲縉幼孤育於其兄綬長而好學師事宋濂濂甚器之曰子克有子矣蜀王聞其賢聘至藩府待以賓禮紳念父禕持節遠死萬里外百舍重趼往求遺

不得紳因述滇南痛哭記於里之青巖山爲表冠
之藏焉。初禘以正使詔諭雲南爲洪武壬子時梁王
與故元逋王聲勢相倚依違不決。明年有使自漠北
來禘送遇害。禘始至雲南梁王接禮甚恭其柄臣達
里麻特加愛重。距難前兩月匿之春登楊氏庇之甚
力。比北使劫以危語遂不救。蓋棺時土人用浮屠法
輿至地藏寺北漏澤園。祝之以火。紳至雲南爲洪武
丙寅去禘死節時已十五年。兵爭之後陵谷已非。思
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蹤迹渺茫。影響莫接。因遍
訪其舊人。遺老類能言與禘生時往來事。所述禘容

貌言行嗜好製作動靜僕從皆一一可稽不與而特
不得其歸骨之所或曰小南門外或曰大佛寺後要
皆非是乃至就盡之所拊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
歸紳歸不數年建文帝立以給事中涂誠御史黃凱
薦爲國子博士預修高皇帝實錄因上言父禕死節
狀曰陛下方隆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
微臣得展事情之時先臣志節獲伸之日也下翰林
議贈禕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謚文節而紳亦等卒
年四十二紳在宋濂之門最有名其所爲文世多有
傳者子曰稌

孫字叔豐，師事方季孺。季孺死，孫潛至金陵，負其遺骸，瘞之。雨花臺側，事覺，逮繫。文皇念禕死事忠，特宥之。且令吏部署用，孫稱疾力辭，歸隱青巖山。又私輯季孺遺文爲侯城錄。孫子汝，字允達，登成化戊戌進士，授中書舍人。謝病歸齊山，著書自娛。弘治中以都御史虞瑤薦，與白沙陳憲章同名，道病卒。

論曰：蕞山劉氏道統錄云：何王金許，遞承考亭之傳，皆屬婆產。宋王二公生於其後，其私淑諸人者，與宋公應運而起，綴輯二帝三王之禮樂，以黼黻皇猷，昭一代文明之治，厥功偉矣。王公祈天永命。

一疏雖伊傳所以啟告其君者。不是過也。南中之死。其節義又爲本朝儒臣之冠。皆所謂文章莫大焉者乎。仲縉不辭萬里之遙。求父遺骸。叔豐不避滅族之誅。埋師露骨。爲臣死忠。爲子盡孝。爲弟盡義。在三之節。王氏一門兼之。噫。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龔泰

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從宋濂門人，宗思睿學。洪武丙子，鄉薦入太學。奉命閱齊府獄，監安東倉，有聲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進都給事中，時高帝升遐。

建文帝卽位、燕王入奔喪、以叔無拜姪之禮、不朝、帝
名百官議、泰奏曰、象簡朝天、殿上行、君臣之禮、龍衣
拂地、宮中叙叔姪之情、議者譴之、然燕王竟不朝而
去、壬午、燕師渡江、泰與妻訣曰、事至此、吾分合死、爾
携幼穉歸、否則俱溺於井、無辱、須臾、宮中火起、泰馳
赴、遇兵校、執送金川門、以黨籍無名、釋之、卽從城上
自投、下立死、時年三十六、翌日、妻求其遺骸、收之、得
三尸焉、一泰、一爲廖鏞、其一竟不知其姓名、正統中、
賜謚忠愍、子永吉、宣宗朝、仕至大理寺卿、

樓璉

樓璉，字士連，義烏人。少從宋濂學，經學淵邃，文章峻潔。洪武中，以明經名試，歷官監察御史，以事謫戍雲南。建文帝立，膺薦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靖難師入，命方孝孺草詔，不從，滅九族，乃命璉爲之。歸而慨歎，不食。妻問之曰：「得毋傷方先生意耶？」璉默然。一夜自經死。

論曰：嗚呼！靖難之際，古今君子之厄運也。孝陵之土未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燼，皇器頓移。方黃之儔，慘受誅戮。而大小臣工，各懷致身之義。於此。雉經於彼。淵沉。龔泰赴難得脫。登城一擲。粉身殉。

國烈矣。樓璉於金川失守之時。徘徊生死之關。兩
端未決。既承艸詔之命。歸而自裁。或者疑其非忠。
然使璉當授簡之際。投筆峻拒。以求一死。則十族
之誅。且踵方氏之故武矣。夫古人制刑。雖元惡大
憝。不過錄其妻女。給役掖庭。未聞入教坊司也。入
教坊。甚矣。而又使轉營奸宿。死則暴屍飼犬。予嘗
讀王世貞國朝叢記載。壬午諸事。不覺怒髮上指。
曰。人事至此。三綱淪五常滅。蓋文皇挾其怒勢。以
折一時懷忠之臣。而又激於方孝孺之剛心勁氣。
遂至不顧千古之誹議。而倒行逆施。在孝孺亦止。

以一死成仁。踐吾素志而不謂慄毒之至此極。夫人生之大倫有五。既有君臣。豈無父母。豈無兄弟。豈無妻子。豈無師友。吾欲盡其一而戕害僂辱其四。於義宜乎吾旣一死亦足以報故君矣。然則璉之所爲。適合情理。不足多咎也。

陸震

陸震字汝亨。蘭谿人。章楓山門人也。爲人慷慨有大志。以名節自礪。登正德戊辰進士第。授秦和令。有惠政。民立祠祀之。被召授兵部武庫司主事。值太皇太后喪。上自大同馳歸。數月復出。震疏諫。幾不測。大臣

申救得免。遷車駕司員外郎。己卯春，倖帥江彬等復誑上南巡，命下中外洶洶，震乃曰：事急矣，旣不能去，又不能諫，吾何以祿爲？乃與同部郎黃輦聯名疏諫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苟有所見而不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承事陛下，叨蒙寵榮，曾未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日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是爲負恩悞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恣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大壞於邊帥。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

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

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日。臣僚間。或言及時政。則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畱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王。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謀國安民之長策。無由自達於九重之前。雖有致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明。廣開言路。以作
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言者
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
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
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其極至於禮樂刑罰之盡廢。而
民無所措其手足。厥係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自
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
歎以爲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躋唐虞。下媲
商周。何所不可。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

下自稱爲公。誰則爲天子者。天下不以天子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天子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則臣實恥之。伏望陛下俯垂採納。謂戲無益。卽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成遊幸。昔者益戒大禹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曰。毋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

時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宜府。幸大同。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傷財動衆。寓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自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近日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孳妻子以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卽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猶恐不支。况又重以楚之幾。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掇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

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
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
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
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獨忍使陛下馳騁蒙塵。莫之
捄止也。伏望陛下深維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罪己
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
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使
各還家。雪既往之繆。舉收已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
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
古。小人用事。未。有。不。忘。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

之小人。數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託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何惜一彬。以謝天下。耶。伏望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舉

朝臣工皆知陛下信彬甚篤。昧不敢言。臣亦知言出而身危。然臣危則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者天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卽及此時。上告宗廟。請母后之命。將近日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文武大臣共圖大議。

於宗室中。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他日誕生聖嗣。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二人之愚。以爲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六事之中。而崇正學。又其要也。臣于冒宸嚴。無任隕越之至。是時伏闕而諫者二百人。有詔以震鞞等六人首倡議。皆廷杖。而襲三木。以跪於門者五日。震等仍下錦衣獄。三加訊杖。死時黃霧四塞。水溢內海。子玉河七鐵柱。齊折如斬。初震在獄。與黃鞞講易九卦。以明處患難之道。作詩曰。杞老緣千緒。

葵心托萬言，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悔福冠仍在。
朱雲檻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嘉靖初贈太
常寺少卿錄一子。

論曰：吾讀陸太常奏疏，明大愷切，勝之魏徵陸贄
何能遠過。雖碧化九原，而氣揚千古。楓山門徒如
此，允爲儒教之光矣。

徐玘

徐玘，東陽人，以明經官郟城訓導，以事至京，寓其從
弟刑部郎珙所。時大璫劉瑾張甚，口捺天憲，誅鋤朝
士，公卿蓄縮不言。玘乃嘆曰：朱槐里梅子，真何人乎。

豈可當吾世而無其人。乃草疏列其罪狀。藏之曰。不
可使吾弟知。適逢其會上之。歸而與其弟對食。竊自
喜曰。今日始快天下之憤。弟曰。兄所言何也。曰。劉瑾
凶險。弟所知也。予積不能平。今爲疏上之矣。倘達帝
聰。斬除元惡。天下之幸也。弟曰。兄所言信乎。曰。然。弟
乃搏膺曰。兄狂乎。滅門禍至矣。悉索衣冠。跪瑾門求
死。瑾曰。吾諒爾不知。汝兄罪當死。然小臣不足以辱
斧鎖。浪史日晡。武士十餘人。突入。捽之去。家人皆哭。
此。瞪目曰。老頭顱。寧值幾文錢。何悲也。乃罰跪午門。
時六月六日。同跪九人。薨其七。此得不死。貶九江河。

治所大使仍卒竟陵鍾惺爲之讚。比之漢曹鸞馬
論曰。吾讀韓苑洛雜記。所載劉瑾諸事。其於京朝
大臣。不啻土芥踐而奴婢使。牛羊驅而鳥獸肉矣。
夫瑾以刑餘之徒。席憑社之勢。若猛獸之據嶋。鼓
牙掉舌。以睨士大夫。遭其怒者。莫不血肉狼藉。魂
飛胆落。以得保首領爲幸。玘以青鹽苜蓿中一老
博士。獨能奮不顧身。抱其勁直之氣。編虎鬚而摩
虎牙。冉刃刀鋸之在前。而一無所懼。可謂偉矣。夫
廣文非言責之官。置廣文於中朝士大夫之列。不
啻蚍蜉蟻子。比形於鴛鴦矣。至於疾風一振。士大

夫皆如經霜黃葉。亂落委地。無有標孤節。而格勁風者。而一介小臣。兀如蒼松古柏。挺然於大冬嚴雪之下。士之取重於世。豈以爵位之崇卑論哉。

盧洪春

盧洪春、號東麓、東陽人、萬曆丁丑進士、由旌德令、陞禮部主事、萬曆十四年、皇三子生、封母鄭氏爲皇貴妃、而皇長子母貴妃王氏、止稱恭妃、洪春乃上疏曰、爲政必先正名、主器莫若長子、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傳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禍國亂之本也、頃者陛下宜召禮臣、特傳節

札進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夫陛下寵愛貴妃加以
一字之榮似不爲過。但皇貴妃之號。臣於中宮陛下
爲先帝元子慈聖太后誕育聖躬。故元年進封慈聖
太后爲皇貴妃。次年册立陛下爲東宮。今貴妃雖寵
冠后宮而恭妃實誕育元子。且超而上之在聖心
雖未有所主而中外臣民已陰窺陛下之微矣。夫儲
貳國家根本。祖宗二百年來立長立嫡。未聞以愛立
者。陛下守祖宗之成法。建國家之大本。萬萬不以愛
廢序而天下環視以伺聖心之微者。徃徃在於詔誥
之間。今待元子之母之禮如彼。待三子之母之禮如

此陛下縱無他意。如天下疑何。夫陛下頒一詔。布一令。而使天下心疑。甚非國家之福也。故臣願陛下抑愛以禮。防患於微。停止皇封。以防並后之嫌。早建太子。以重主器之典。則名正言順。本固邦寧。社稷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倘以爲繪音已出。勢難中止。則臣請並封恭妃爲皇貴妃。則稱號供奉之禮。無所軒輊。他日子以母貴之說。無由得入。亦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夫衽席之愛。父不能強之於子。臣豈敢必之於君。但嫡庶之分。長幼之節。國家安危所係。萬世綱常所關。臣何敢惜一旦之命。不爲陛下杜未然之禍哉。疏。

上不報。越數月。孟冬。享太廟。傳旨遣官代祭。洪春復
疏諫。言甚峭直。帝大怒。有旨命錦衣衛痛杖六十。褫
職爲民。受杖時。幾死。編修馮琦。陸可教。負救得甦。天
啓初。追贈光祿寺少卿。遣使諭祭。崇禎十年。復賜勅
褒獎。加贈奉政大夫。

論曰。夫禮者。所以彰疑別微。以爲民防者也。履霜
不戒。馴至堅冰。堯母名門。遂啓巫蠱之禍。神宗不
能謹床第之偏愛。挺擊之變。幾至奪嫡。厥後大獄
蔓延累歲不決。君子見幾於微。防患於早。讀東麓
之疏。語語龜鑑。然已與死爲隣矣。吾婆風土質厚。

士大夫皆慷慨激烈有獨立敢言之氣勝朝先賢。若章文懿之諫元宵燈火陸鶴山之諫止遊幸併此而三皆朝陽鳴鳳也信足後光竹帛前翼典謨可謂盛矣。

王鈇

王鈇號蒼野世居東陽以順天籍登嘉靖庚戌進士授常熟令時倭寇大至鈇預繕城垣以待比倭逼境輕舟往覘適與寇值衆潰遂手刃數人被執而死而城以全事聞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命有司立祠祀焉祠在東陽

周鳳岐

周鳳岐字宇和永康人登萬曆己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轉戶部郎管節慎庫以索靴料銀忤魏忠賢遂歸崇禎改元起爲禮部郎陞湖廣江防道仍脩兵四川時黔司與蜀苗爭疆單騎釋之立碑爲界而還陞澧州叅政流賊圍荊州鳳岐提兵策應賊將王老虎襲澧州逐而復之未幾張獻忠陷長沙轉攻澧州叅議陳瓚出戰陷歿鳳岐糧盡援絕城陷被執賊帥解其縛而諷之降鳳岐罵曰予守封疆不能殺賊猶將爲厲鬼以報君父仇肯與賊俱生乎奮拳擊之賊怒斷

臂剖腹而死。事聞，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祭葬。廕一子，崇祀郡邑鄉賢。

徐學顏

徐學顏，字石松，永康人。自萬曆丁酉，迄天啓辛酉，三中順天副榜，乃以貢生授楚府左長史。王以下皆敬愛之。攝江夏縣事，時流賊大起，乃預修樓櫓以禦賊。秩滿，將去，以王薦補兵備。癸未夏，張獻忠陷武昌，與賊搏，斷其左臂，罵益厲，賊支解之。閤門殉難者二十餘人，事聞，贈按察司僉事，祭以一壇，有司治葬，建祠於其鄉祀之。廕一子。

王肇坤

王肇坤字亦資蘭谿人登萬曆辛未進士其祖繼泉翁以九字箴寄之曰忠事君慈使民清律身肇坤奉為寶訓初授刑部主事以平恕明允佐其曹長尋遷江西道御史上疏請太子出閣講學奉命巡視若庸葉荊兩閩簡閱兵馬時羽書告急守土之臣皆抱首鼠竄或曰公職在查核無封疆之寄不必以身入危地益少緩其行肇坤義形於色曰國家有難凡為王臣皆當以身殉國豈可逗遛不進且兵逼陵寢臣子豈可坐視吾當以死赴之即時介馬徑趨巡視時營

兵四調、城無壯丁、足供樓櫓者、獨以忠義激勸士民、
嬰城固守、數日夜不解、求援之疏三上、迄無發一卒
者、力屈城陷、猶力戰、身中四矢、兩刃而死、時方七月、
甚熱、逾十日、門役張承祖、往覓遺骸、獲其元、面色如
生、事聞、加贈大理寺卿、廕一子、

論曰、王蒼野係籍燕京、廟食東邑、忠義之澤、留馨
桑梓、春秋享祀、永與此土共有、千古周徐二公、守
土之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守封疆、以捍牧圉、
固其職也、王大理身無一障之寄、不提一旅之師、
手奉尺一、巡視邊壘、即使困難、不進初、無有操軍、

法以議其後者乃兼程疾趨力竭身死喪元砂礫以馬革裹尸而還其素志然也至於先軫之元旣歸壽亭之將欲動身可殺而氣不可磨千載而下凜然如生不亦卓然烈丈夫哉

朱大典

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爲諸生二十年不第落拓縱酒資刀筆自給人皆厭薄之刀筆師陳六二獨竒之得錢卽與沽酒登萬屏丙辰進士爲章邱令擢兵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不法時福建有紅夷之亂與游寇劉香李桂相犄角銓司希忠賢旨使脩兵

漳南公與撫臣南居益誘紅夷入內洋殲之、盡剪餘
寇、漳南以平、而魏璫益橫、殺楊漣、左光斗、公乃歸隱
金華山、崇禎改元、魏璫誅乃起、公爲天津兵備、時山
東戍卒因赴闕求糧不得、叛入登州、據登、圍萊、踰月
不解、乃以公巡撫青登、集主客步騎數萬攻之、糧絕
空其城、遁入海、公遷青萊民實之、是歲山東饑、乃
以公巡撫山東、賑卹有恣、全活甚衆、崇禎八年、流賊
陷鳳陽、挖陵寢、漕餉不通、於是公以戶部左侍郎、總
督漕運、巡撫淮陽、流賊至五戰皆破走、而益厲漕艘
挾私之禁、衆商騰訪、公之撫揚、深維陵寢重地、卽修

鳳陽城嚴兵固守，或且議其養寇，乃乞假歸籍，尋以重贖被劾，緹騎出國門而李自成破京城矣。公募兵勤王，與權相不合，未有所建，而南都失守，公同阮大鍼走太平，拉鎮東將軍方國安護從，太后至浙，國安師潰而公退守金華，國安擁亂兵大掠而東，蟻聚婺城就食，公閉城拒之，國安圍之六十日，七戰皆敗，乃去，旣而

皇清兵渡錢塘，公嬰城固守，合家縱火自焚而死，而故叅將杜學伸、金華令李汝斌亦俱死之。時丙戌之七月十六云，前二日季婦章氏入室自縊，公歎而賢之。次

子萬祚亦先死。杜學伸者東陽人，儒幹修髯，有才畧，好爲歌詩，工繪事。在遼東積功爲都督僉事，仍以叅將守孝陵，忤守陵太監，棄職家居。朱公以閣部開府，召華盡起歸田宿將，招致學伸，委以軍政，請歸家省。真朱公恐其遁也，未決。學伸乃曰：大丈夫旣以身許人，臨難逃避，必不爲也。乃許之歸。歸則割牲祭墓，會宗人聚飲，酒酣曰：學伸將去，聊盡今日之歡。或曰：公如脫網之魚，可無行。學伸乃言曰：吾旣以身許國，軍事方急，豈可後期。慨然策馬赴郡。李汝斌者，宣城人，爲金華縣丞，方國安兵至，道府以下官皆竄去，汝斌

方裨禦以功薦知金華縣加兵部職方司主事

張國維

張國維字其四號玉筍東陽人少工舉子業名噪諸生間登天啓壬戌進士爲番禺令邑有沙田爲豪家侵佔仍清舊界以業貧民歲饑廣中穀價騰貴直指使者令弗協饑民群噪而起乃令平價以糴亂民以輯政最擢刑科給事中再轉而爲禮科都給事尋晉太常小卿巡撫江南時流寇起楚豫間國維以安慶踞畱都上游額軍改調徒以空城孤懸江北兵來無備且以弭盜之策首先安民安民在足食旣行部節

增設安慶戍卒。畱餉餉之。又倣周文襄爲平賦。水利諸政。凡吳中一切改折加折。虛糧浮派加耗等弊。皆疏革之。凡塘堰漕渠之衝決廢壞淤塞者。皆以次興築而濬治之。大小凡數一處。載吳中水利全書。吳人感悅。於是乃晉二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河道。兼提調漕餉。時久旱泉涸。運艘不通。公禱於泰山。乃雨。仍搜浚泉源。蓄水灌輸。所在徵兵接應。二運皆通。璽書褒勞。而泰安賊李青山聚徒剽掠。陷城邑。公命將以計擒之。而餘賊亦以次勦除。東境以安。賜白纁表裏。廕一子。時爲崇禎十五年。而李自成方

陷河南轉戰入湖。軍事旁午。乃晉公兵部尙書。甫視
事。卽檄薊督趙光怵。與督師范志完協力防禦。調天
下援兵。以衛京師。畿輔少安。然河曲以南。少全城矣。
乃上疏請赴軍前自効。不報。則命相國周延儒視師。
上性猜。輒殺軍政日弛。國維在中樞。頗執法。乃疏論
兵事。指陳時弊。則有云。吏胥分奪。闔之符。門客掛將
軍之印。或年力衰憊。復想登壇。懦怯庸流。再思進步。
或叅革而改圖善地。或降處而輒復原官。或世職曾
無一薦。影響得以冒功。或運糧十無一完。技勇居然
躡等。諸所陳畧多禁革。仍以周延儒被論。併建國維。

自白得釋、乃命督理浙直等處練兵輸餉事、馳驛至山東、而京師破、國維兼程渡江、遵所奉詔旨、募東義壯、勇應詔至、建業、以原職協理戎政、所陳戰守策、與馬自英議不合、明年請告歸、南都失、越人乃立魯王於會稽、國維表賀、乃以兵部尚書入閣辦事、時朱大典則奉唐王於閩、開府金華、而國維則屯兵西興、爲保守會稽之策、期年師潰、魯王航海、國維追之台州、不及、還家辭母畢、作詩三章、自沉於池而死、是夜有星殞如斗、其光燭地云、

金漢蕙

國朝金漢蕙，字公樹，義烏人。登順治己丑進士。時方用師嶺右，釋褐卽授廣西右叅議，分守右江道。踰二年，辛卯，嶺右始平，抵柳州視事。時張獻忠將李定國遁歸粵，率兵來攻。明年桂林陷，柳當其衝。漢蕙率士民堅守，城孤無援，守八日，力竭城陷，被執，羈桂林。仍遇害。贈光祿寺卿，予祭葬。廕一子曰琳，仕鬱林知州。